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十三

戊午仲冬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星變非常中外憂疑不定懇乞

聖明痛加修省以回天怒事職於九月三十日至京營巡視見白虹之氣直貫霄漢職甚異之因思白者兵象爲西方之氣何以見于震位又思燕太子丹圖秦之時曾見此氣甚非美事及十月初四日職又見彗星之異彗在占

爲掃除書傳所記不過旬月餘日今溥彌月  
不滅甚芒角漸北掃且侵斗極國家天官之  
書久失其傳欽天監官不下數十員大約昏  
昧庸愚豈有達陰陽之故知造化消息之微  
者向來占算茫無一驗所以內外倍爲惶惑  
獨計太平之世天清地朗乃爲吉祥今據四  
方所上事或人而猿形矣犬而八足牛妖猪  
妖之異雨石雨土之變雷火烈風之震地裂  
龍鬪之災他如禁河血水京師地震壞城大

同之震壞城垣破屋居如此之章不知

陛下曾一省覽否

陛下臨御數十年見有如此之氣如此之星變否  
臣不知占驗不敢妄以徵應言但以意察之  
非有亂賊竊發于肘腋之間必有暴兵狂逞  
于河淮之內

陛下可不思修德以勝災修備以應卒歟

陛下數十年之政事不過日行文移耳謂之無政

到事可也

陸下數十年之用人不過使之充位耳未嘗用一人之言未嘗識一臣之面貌雖謂之無官聯可也無政事無人才是朝不慮夕立見枯槁之形舉朝人知之也

陸下不知也目今郊矣而

陸下不郊不郊何以謂之天子歲除當廟矣而

陸下不廟不廟何以謂之主器曾聞

陸下時奠享

慈寧而

先皇帝之靈何在

祖靈震怒百神怨恫悖理拂經莫此爲甚焉又聞  
內庭喜怒不常往往殺戮無辜宜乎天地怒  
祖宗怒而層舉災祲叠出怪異以儆動

陛下此猶有望

陛下之意也

陛下可不仰體天心顧畏萬姓以冀轉移于萬一  
耶東方小醜之發難殺戮我人民不下十餘  
萬嗚呼廟廊之處置失宜致邊關之肝腦塗

地時事若此凡我臣工皆有媿色而

陛下何以無一念之媿悔一言之罪已耶從古伏羲以來未有三十年出入阿保之手而不一見臣民之面者今

陛下以用人臣一言卽爲辱矣攷之漢唐之事不更有辱于此者乎

陛下以一

御文華殿卽爲勞矣攷之古天子在倉卒之際不更有勞于此者乎



陛下前日賜遼兵十萬錢便以爲費矣唐之開元  
宋之靖康皆有天下之財而皆拱手以與敵  
者職言及此淚且簌簌下矣金玉珍寶非守  
國之具女謁宦寺非拒寇之人一旦有急誠  
不知計將安出矣今乘此郊廟之時

陛下恪恭致慎親自臨鬯以示從來之媿悔則一  
念之戰兢天地必加惻隱也祖宗必爲暢悅  
也顧大臣而問計必有嘉謀以上聞也集小  
臣而廣益必有奇才以資安攘也若

聖躬萬一未逮則宜齋心默禱于內而暫命

皇太子往攝之天之靈廟之靈猶不至厭棄也  
若苟且遣官往代則與不郊不廟等耳日行  
啓奏而隨時報可各衙門官員隨缺隨補職  
尚恐未足以回天心而况漠焉藐焉委其轡  
而弛其綱哉職見行取之官青衣角帶于長  
安道上且五年五鳳樓前爲小人貿易之所  
承天門外爲襍色擾攘之區三殿鞠爲茂草  
禁門環衛莫非寒乞豈必仰觀天俯察地而

後知其災祲也哉今天下學者強半化爲寂滅之旨九列大臣但知視日行細事而無人爲憂國悟主之計天怒于上而主不知民離于下而上不察一旦禍至惟有君臣胥溺而已矣職承乏諫垣自媿塞胸無可告語故因星變之說以祈

陛下之一悟望

皇上略賜省覽如以爲妄卽逐職責職伏斧鉞亦無所憾所不堪者他日史臣書職立仗不鳴

容容碌碌誤國家事也職無任激切淚泣懸  
望待命之至

○南京工部侍郎羅朝國等題爲上天垂象甚異  
宇內多故可虞懇乞

聖明亟圖修省以維萬世治安事職聞天人相與  
之際甚可畏也人事修則天應以禎祥人事  
失則天應以災異人事愈失而愈甚則災異  
之來相仍而未有已蓋嘗逖稽往牒何國不  
書災何代不紀異然未有一見再見至于不

勝見愈出愈奇如今日之甚者請爲我

皇上陳之夫近年以來天灾時變物怪人妖種種  
示異姑置勿論卽以今歲言之火于杆震于  
地摩盪于日風霾再爲掩晝血水滙而成川  
且盛夏積雪凍死士馬以千百計抑何異也  
乃職等耳目之所覩記更有大可異者先是  
人言藉藉謂夜之將旦有光燭天其象甚怪  
職等猶未深信及孟冬之朔百官濟濟恭詣  
孝陵行禮而顧瞻東方果有此象也其長數丈其

廣尺餘其色如練其形似刃其光久而不散  
詢之欽天監職楊汝常以爲此彗星也職等  
不覺相顧失色夫彗之所指非吉徵也其色  
白兵象也其形刃又兇器也又見于東方啓  
明之候若敢與太陽抗也職等方欲具疏上  
聞而異星又再見告矣初六日夜有星如斗  
轟然若雷隕而爲石見在安德門外及初十  
日之旦復有蒼白星起自東方與前彗星並  
而爲二據該監所稱恐非細故也夫至治之

世星辰順軌乃或亘于天或隕于地異乎非  
異乎况近在旬日之內可畏乎不可畏乎屬  
者奴酋匪茹尅我城堡殺戮我將士說者謂  
血水之兆已有徵應今大師方集撻伐方張  
犁庭掃穴正此其時謂宜蚩尤效順太白掩  
形而怪異之徵層見疊出何爲也意者奴酋  
終未悔禍耶抑奴酋之外更有奴酋耶職等  
不暇他及卽如留都根本重地也營武從來  
單弱自挑選南兵而精銳減半歲支僅足支

用自那借不貲而帑藏幾虛法紀原自陵夷  
自九列晨稀各差庖攝而彈壓何賴兼以水  
旱頻仍民窮盜起草澤之間伏而窺左足者  
實繁有徒萬一奸雄起于內地干戈弄于潢  
池中外響應何以禦之舉陪京而京師可知  
舉兩京而外省可知則今之宇內亦多事矣  
柰何

皇上猶泄泄視之也爲今日計減膳撤樂不足以  
格天素衣角帶不足以回天卽齋居密禱亦



非所以事天惟以實心修實政而已

皇上誠翻然覺悟惕然儆省于目前要務如補大僚下考選開儲講釋縲臣錄廢棄罷權稅發  
○  
內帑諸政朝啟事夕報可夕啟事朝報可則  
望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政之施和風甘雨區  
區星變有不化災爲祥者哉不然而天固儆  
皇土之人固怠之天固急之人固緩之悠悠忽忽  
視爲泛常將人事日縱日偷而天意亦日衰  
日替蓋儆戒震動無所收其威而天始爲不

書通考卷之十三  
足灾矣夫至于天不足灾而天下事尚可爲  
乎此非臣子所忍言柰何

皇上不自省悟也臣等見時事可虞如彼覩天心  
示儆如此是以披瀝血誠合詞上請伏惟  
聖明留神省覽立賜施行

○經略楊鎬題爲議定軍餉畫一則例以免紛擾  
事據遼東督理新餉戶部山東司署郎中事  
潘宗顏分守遼東海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  
東布政使右叅議閻鳴泰呈稱十月二十日

蒙職經略軍門憲牌照得援遼客兵來自各  
鎮所食糧餉例原不一各鎮將官帶去家丁  
多係僱募支糧皆欲從厚且戶部兵部咨文  
前後未甚會同關內關外借支始終尚無着  
落故有請雙糧者有求坐糧者有支行糧而  
復請月糧鹽菜者卽馬乾草料有月支四錢  
五分之例又有豆三升草一束每一日共二  
分九釐之例近戶部新議調兵則例又有云  
如行路草豆折色止給二分之例此其例不

一故人難以遵守不蚤酌定規則清楚可在  
何時大槩募兵倣東征事例援兵亦宜倣募  
兵事例今募兵每一月兵一兩一錢五分馬  
四錢五分又四季支賞八錢其大約也援兵  
來至遠方卽當量有加增乃戶部近議調陝  
西宣大等兵有每月加內額銀三錢以此中  
新兵餉例是一月一兩五錢矣此可以槩援  
兵之在北者又浙江撫院題發浙兵四十月  
餉原係九錢今來援遼應照東征事例每月

加銀六錢蓋與南京姚國輔統來援兵餉銀相同是亦一月一兩五錢矣此可以槩援兵之在南者當就此酌定無論南北無論管兵家丁不用有雙糧月糧行糧坐糧鹽菜之名但係關西援遼之兵皆以一兩五錢爲準或亦畫一之法乎至于馬之草料在遼鎮新兵之馬例折四錢五分援兵之馬草一束例折一分七釐豆三升例折一分二釐乃街市豆則一斗且值八分草一束不數斤且值一分

矣惟其喂養不敷故其倒死日多不惟馬價  
可惜亦且征勦無賴應否酌議在援兵馬領  
本色者給以豆三升草一束以十四斤爲例  
領折色者則日給以三分新兵馬或亦量議  
增加以成畫一之法乎夫弦有不調須解而  
更張之乃可鼓也今亦當解弦之時矣牌仰  
該司與分守道會集一處取歷題議調兵募  
兵原行及戶兵二部咨文并近日戶部所議  
調兵新例及江西撫院所咨劉總兵給過行

糧銀額又查浙江撫院近題發兵照東征事  
例銀數就中酌議爲一定之規并劉綎官秉  
忠馬林趙夢麟各公費應否照原任援遼總  
兵麻承恩及新加總兵李光榮之例或再量  
有加增以示優厚俱刻日議定通詳以憑具  
題施行該本職會同分守道叅議查議得則  
例前後之異同不啻多端而將卒更定之條  
欵約有數項雖戰陣鼓舞宜從其厚而杜習  
爭辨在持其平首則各總鎮千里赴援抱鼓

言通石書 卷之十三 十一  
饗士支給公費應于前議十五兩之外再爲酌加查照援遼麻總鎮河西李分鎮二例俱止月給公費銀三十四兩有奇今當臨敵用命再爲破格優賚除李王杜三鎮守係見在自有公費不議外餘如劉官馬趙諸鎮各議月給公費銀三十兩每員歲支三百六十兩斯亦定矣次如將領守備之公費銀九兩折粳米銀三兩共月支十二兩千總則日給肉菜銀五分把總則續定鹽菜銀四分皆已相



安今聽照舊惟援遼千把總旣係職官應將  
見支粟米改給粳米千總中軍每日三升作  
銀六分把總每日二升作銀四分以示體恤  
者也其各鎮援兵係營伍抽調者已經部題  
就于各鎮支給月糧以爲各軍母妻子之養  
止照征倭舊例支給行糧不議外凡募丁隨  
援者均係遠征各懷內顧本鎮原無坐糧應  
議月加糧銀三錢固合戶部新題各鎮坐糧  
三錢之例卽浙江撫院所議南兵之例亦皆

歸一矣乃行糧舊議一兩一錢七分九釐又  
不如通定爲一兩二錢馬料草舊議八錢七  
分又不如通定爲月支銀九錢之便也此關  
以西援兵議定之大略也若遼地本鎮新兵  
之餉月支銀一兩一錢五分較之西兵雖云  
有差視之舊餉業已倍多旣成定例無可復  
議惟馬料草一項止於月支銀四錢五分雖  
本地芻牧視遠方之兵稍易然懸絕似覺大  
遠况養馬欲圖實用合無再議每月加銀一

錢五分通爲六錢連舊額季賞二錢或亦可  
慰諸兵缺望之情而責以餽養騰驤之效乎  
以上諸欸再祈裁奪俯賜具題自十一月初  
一日爲始俱歸畫一等因到職該臣會同總  
督薊遼汪可受巡按陳王庭議照建夷發難  
之初徵募兵馬之始但于招募糧餉及安家  
買馬等銀議之加詳而各鎮管兵之應調者  
固以爲有本等額糧未及詳議乃各鎮之糧  
額已自不同各鎮將官所統之家丁或來自

各鎮或募之中途又各欲擇其例之厚者而索之方其先後到關既額外借支已多及其先後入遼又南北爭執不定譬如亂絲非斬而齊之不能理也今據餉司潘宗顏分守道閻鳴泰所議不分南北援兵行月糧總餉以一兩五錢爲定旣與東征事例相合亦與部本新議不悖又成畫一之規可免紛擾之弊惟各鎮容兵及本鎮新兵馬之料草各量有增加亦審時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而其所增

亦無幾也至于各原任總兵官廩費銀兩每月議給三十兩較之東征外國之例雖甚少較之本鎮麻承恩李光榮之例則已侵且其所帶親屬不必皆戰士所開戰馬多至百餘匹無一非食糧食料者各將卽如廉頗一飯斗米肉十斤者已無弗給焉且弗論古名將尚有與士卒之最下者平分糧食矣大抵將士固宜優恤糧餉亦宜樽節理求其當事適其平庶騰飽有資旣可以救定封疆之亂出

入有經亦不至虛糜國家之財矣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施行

○南京陝西道御史趙紱題爲天象示變不一人心恐懼日甚懇乞

聖明亟務修省之實蚤爲消弭事臣聞漢臣有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儆懼之不知自省而傷敗乃至我

皇上屢年以來報災異者亦何接踵乎然猶彼此

異地先後異時未有若南都今日之甚者也  
去年羣鼠渡江今夏

祖陵地震臣等亦既有疏奏聞矣乃入九月而太  
白星屢晝見月終而復傳東南白光至十月  
朔百官上

陵行禮果見白芒數丈自下直上射中央後夜夜  
視之每五鼓必見問之欽天監以爲彗星也  
至初六日晚又有星自北殞南其大如斗其  
光如火霹靂一聲衆星亂墜連響不絕久之

後江寧縣報安德鄉呈星石一塊重二十一  
斤萬善鄉呈星石一塊重一百三十斤今見  
寄庫也至初十日早而東方又有光芒數尺  
其頭如卵其尾如箒其色蒼白與前彗星並  
而爲二異哉星有定位而何以殞天本無言  
而何以鳴經緯有常度而何以爲彗一之爲  
甚况于層見叠出哉臣非瞽史焉知天道惟  
幼讀史至宋徽宗時其卽位元年正月既有  
流星燭地散爲白氣崇寧五年正月又有彗



出西方又太白晝見當時正言任伯雨反覆  
爲陰陽盛衰之辨非不切中時弊而徽宗不  
悟也道教之宗括田之法花石礪之役方且  
日異而月不同則金人禍宋豈天有意絕徽  
宗惟徽宗侮慢用自絕于天耳今天變之告  
殆有甚于徽宗時閭巷之訛傳何敢述之以  
告君父惟遼左失事實社稷存亾所關近雖  
有撫順小捷乎然麻承恩若不被逮李如栢  
猶無此舉明乎

皇上一舉動而邊疆視爲勸懲胡不勉之以安天下而于用人行政猶遲疑不決哉得無謂兵陸續出關矣餉次第就緒矣遂可稱有備無患乎夫奴酋挾數萬之兵素且鴛鴦僅僅殺彼七十六人豈遽足以落驕雛之膽勢必不甘受挫卷土重來惟邊臣不怕死斯足制賊之死耳然勇怯亦何常之有

皇上一奮發而三軍之士無不奮矣雖募而一可當十矣

皇上一懈弛而三軍之士無不懈矣雖衆而百不  
當一矣臣前疏所引帝王之制馭夷狄其備  
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  
綱固非迂濶無當之論也不然天下有調發  
徵輸之擾

皇上無憂勤惕勵之思將竭四海之物力不足供  
一隅之漏卮所計在此所忘在彼又奚以語  
于備之義哉惟在

皇上惕然修省整肅朝儀大振乾剛明賞罰修政

令舉枚卜以求心膂之臣而責以決勝千里  
補大僚以備股肱之佐而責以宣力四方下  
考選以廣耳目之司而託以視聽天下又出  
內帑以佐主計持籌之艱釋獄臣以鼓豪傑  
向用之氣撤稅使以解百姓倒懸之急且重  
節鉞之任以固我干城補藩臬之缺以樹我  
屏翰差直指之使以勤我巡方則內順治而  
外威嚴元氣充而神氣振天意不可回太平  
不坐致臣不信也不然景公修德一言而熒

惑且三退舍况我

皇上爲天宗子耶蓋今天下雖有三空之象要之  
天之生才固自不乏第在

皇上一轉移間矣然臣更有請焉

皇上天子也百官帝臣也天變示儆必君臣均任  
其咎故書曰先王克謹天戒又曰臣人克有  
常憲百官修輔當此國家多事之時正主憂  
臣辱之日爲國須如子弟之衛父兄爲君須  
如手足之捍頭目然後

書通研書 卷之十三  
皇上得以有國而吾身亦得以有其家其關係最重者則又在遼東經略之臣

皇上既畀之以萬軍之重又賜之以寶劍之權須期滅賊而後朝食自然功紀旂常名重竹帛不然國之不存身于何有况功名與子孫哉近考滿一疏似非救時者之所宜急也臣固願諸臣之竭力而共圖也宋臣司馬光有曰人主不畏天更有何畏蓋猶在平居時而茲稜祥且爲之屢見矣范鎮有曰天象見變當

有急兵鎮義當死不可死于亂兵之下蓋猶  
在承平時而茲疆場且爲之擾攘矣詩曰敬  
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臣敢  
敬以是爲

皇上獻又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臣又敬以是爲  
公卿百執事獻臣憂懼迫衷不顧忌諱惟

聖明採擇施行

○吏部尚書趙煥題爲時事可虞天變宜畏敬陳  
保安之要伏乞

聖明採納事比年以來臣見朝廷之上法紀廢墮  
寰宇之中民生憔悴災傷迭告妖異時聞邇  
又東虜內訌驕恣狂獷調兵徵餉海內騷然  
蓋脊脊多事之時矣况其彗星氛氣並見東  
方天心示儆日嚴一日乎

皇上宜宵衣旰食求所以拯救消弭之方而乃深  
居大內逸豫自如屑越人言忠謀罔售昔所  
謂燕雀處堂者今實類之臣不勝嫠婦之憂  
謹撮時政緊切者五事用比芻蕘惟



皇上之垂聽焉

一曰用人國家之安危由人才之用否自古然也今天下多故正賴賢才以資匡濟乃政本孤單九卿寥落臺省空虛大似式微之象矣

臣緬思

祖宗立制有一事方設一官若缺一官必廢一事今內治窳隋而外患恣橫實猶于此望

皇上化成心破疑壘特簡閣員徧補卿貳立下考選候補散館科道諸臣則百僚師濟庶政修

言通石畫 卷之十三 三十一  
舉四夷聞之謂朝廷有人戎心自息此所謂  
決勝廟堂爲今日救時之第一議也

二曰發餉自奴酋發難遼陽剝膚岌岌乎寇逼  
門庭矣

皇上赫赫震怒欲張撻伐非厚積兵餉不可顧調  
發業有次第而儲糈獨苦莫支除那借撥括  
外諸臣叩闈力請僅得十萬曾何裨于多寡  
之數計臣不得已從新撫議加派于民第今  
日民間困憊極矣井牧邑里所在蕭條水旱

凶荒訖無寧宇惟正之供尚苦不敷再重以  
額外股削其何能堪挺而走險則季孫之憂  
反在蕭牆之內也就使萬無他虞而挽西江  
以潤涸轍亦必無幸

皇上何不深思遠覽慨出帑金二百萬立發軍前  
以佐燃眉則所費幾何而保全遼左鞏固  
神京且以安九州四海民心所得不既多乎瓊  
林大盈之禍諸臣封事中亦諄諄明告矣

皇上何爲愛此賈禍朽蠹而不以收安攘實效也

三曰罷稅海內之苦權稅蓋數十年于茲矣

皇上屢下

明詔待三殿工成奏請停止至于今而三殿茫無  
洛成則權稅終無停止之日乎

皇上但見朝輦金錢若干緡曰某關津所入暮輦  
金錢若干緡曰某邸店所出不知其皆剝削  
于市販包派于閭閻者也

皇上慨然停止以慰人心而固根本最爲喫緊况  
營建係工部事

皇祖不曾營建三殿乎但責之該部自能措處  
皇上何苦躬親握算使天下後世謂借三殿之名  
以攘四海之利也

四曰宥罪

祖宗慎重刑獄每歲于暑月遣內臣一員會同三  
法司熟審稍涉矜疑輒從未減

皇上四十年前未之或廢也邇來熟審之

明旨屢請不下無論情罪重輕沉獄不見天其于  
皇上好生之德得無少傷乎今熟審雖過期而急

下鎮撫司刑官以清詔獄不宜再緩至如御史劉光復幽囚四稔母老子喪抑鬱憂愁尤在獄底諸囚所未有而天下臣民所共憐者也當年事出非常人心惶惑妄議橫生光復于召對之時臣未見爲何狀但

皇上怒而執之者亦聊以示戒耳然自此而羣情消釋三四年來絕無一語復及前事獨光復久繫以致內外大小臣工求寬之疏時煩聖覽未免介懷莫若將光復釋放一了百了使諸

臣無事可言而

皇上享安靜和平之福成湯解網大禹泣罪願  
皇上蚤發慈悲無使湯禹專美于前也

五曰聽言自古言路通塞係國家理亂故曰防  
口慎于防川此善喻也今

皇上深居大內穆不聞聲平臺煖閣之對旣無望  
于公卿扳檻引裾之忠復難效于臺省朝廷  
大事軍國機宜僅寄于章奏之一綫又且一  
槩留中卽遼左軍機至急而陛一督餉用一

贊畫亦屢請不報使臣下何所稟承乎望

皇上勿復人心兼收羣策凡有章奏下部議覆卽  
送閣票擬如不當

聖意不妨發出再票務求至當見之施行則臣下  
之忠悃得效而

皇上之耳目不壅其所以振久弛之綱而渙維新  
之業者端不外此以上五事俱人所已言臣  
不宜復滋瑣瀆但今日救時惟此爲要而

皇上未一舉行其何以答天意而慰人心臣荷三



朝育養五十餘年于諸臣中受恩獨厚

皇上又召之田野畀之今官感戴鴻私莫可圖報  
故敢披瀝愚忱仰塵

睿覽

○河南布政使司右叅議吳撫謙題爲目擊遼左  
危急已甚謹瀝血陳言再申屯田禦戎之議  
以固疆圉以保治安事職自分林下衰朽本  
不當復與聞天下事惟是建酋狡幻異常蓄  
謀不測自先年清河殘破以後職慮遼左有

今日久矣故當辛亥疏中旣請速勘遼東功  
次以杜欺狂之端癸丑疏中復請申飭遼東  
按臣屯議期在必行以裕邊鎮兵食之源頃  
丁巳恭陳太平第一策疏中又請申請遼東  
撫按母蹈先年水火覆轍務在畢舉屯政以  
固封疆之守職所爲孳孳預爲桑土計者其  
心良亦苦矣末第三疏伏蒙

皇上勅下戶部議覆亦曰屯種之法當採職所言  
行之行見我疆我理地亦爲險我鼓我鋒家

自爲衛豈非萬里金湯業奉

欽依督行九邊年餘職閤邸報竊喜沿邊可幸安  
寧無事而不虞遼左六城尅陷清河長坑隕  
將覆師如今之慘者職爲是不勝痛哭流涕  
而有此再三興屯禦戎之請也夫當今在廷  
諸臣孰不奮請纓之志抱泣血之忠議兵議  
餉議人議法亦旣無遺策矣而職獨申屯田  
之說蓋今之屯田卽倣古井田遺意今之薊  
門宣大卽古燕趙故疆戰國趙最褊小何爲

世與虜隣終其世不受虜患則世守井田之  
明驗也自秦廢之祇築長城以拒胡城愈築  
虜愈滋至于今益決裂而不可支其害如彼  
自漢趙充國條上屯田十二策治湟中以制  
西域卒殲先零奏不世奇勛其利如此則屯  
田之法謂非今日當亟圖者哉誠力行之其  
利有五曰摧鋒曰携黨曰來遠曰壯膽曰伐  
謀何謂摧鋒蓋虜別無長技惟恃有雄壯怒  
馬一聞鳴鞭頃刻數百里其羶臊之氣奔突

之威從來中國人馬莫敢當其鋒惟處處修  
溝洫以限之卽彼有驍勇數萬不當炎飈掣  
電亦何由得蹂躪我疆土所謂不戰而可摧  
其鋒者一何謂携黨嘗聞之外史曰金人不  
滿萬滿萬不可當在昔已然况復連西虜以  
爲黨彈丸遼左何以當之今惟有溝洫以限  
其胡馬彼奴酋且無所得逞縱結西虜將焉  
用之而西虜亦何所利于奴酋猶然聽其要  
結有不望望然嘶北風以歸者否也所謂不

謀而可携其黨者二何謂來遠今遼事危急  
極矣四方調募之兵何爲五閱月不見畢集  
則有鑒于撫順撫安全軍覆沒之故轍也今  
誠不輕于一擊而惟修溝洫以爲備則可守  
在我以全取勝之道亦在我各鎮兵馬有不  
聞風而鼓舞疾趨以應援者否也所謂不招  
而可來遠者三何謂壯膽頃見畿輔調兵有  
哭聲震地哀號出關者有清河將卒寧死孤  
城不敢一出拒堵者則膽落奴酋之積威者

素也今既有經略運籌決策于上而處處溝  
洫靡所不備則各將兵皆有所恃而無他恐  
惟其無恐則其膽自壯其氣益銳其軍威益  
振不然驅畏死之兵臨必死之場未有不  
大敗如今日者所謂不練而可壯軍之膽者四  
何謂伐謀嘗聞虜蓄逆謀二十年餘彼其謀  
豈在區區遼左一隅將駸駸內窺有大不忍  
言者而薊鎮所必經之地也今誠于遼陽以  
南山海關裏外薊昌宣大之間在在修溝洫

則隱然在在金湯不必拒之使不敢來卽以  
千百倍金繒誘之彼亦有所限不得來彼賊  
聞之自不覺積念盡灰逆謀頓寢是豈特可  
急救遼左予遺于水火之中而所以鞏

陵京億萬斯年者端在於是此尤攻心也顧說者  
謂兵農合一之屯政自營平諸葛而後不行  
于天下久矣今當遼左危急之秋欲一旦舉  
之以拒胡不愈遠且難乎不知職之所謂屯  
田者非止如近議九邊開荒墾田以備軍需



之謂乃借名于屯法古正經界修溝洫固封  
疆之謂如其由今之道與屯以餉兵也非需  
之歲月不可其議果見爲迂如深其溝洫以  
限胡爲也則旬日有旬日之利一月有一月  
之利一季有一季之利何俟期月而報成也  
蓋以制井之常法論則溝面橫濶非一丈不  
可高深非八尺不可若見其爲之也難以今  
應變之井制論則溝面橫濶八尺而足高深  
六尺而止自見其成之也易議法于平時則

當借屯田之名修溝洫之實閭井森嚴不無  
需力于漸次議法于今日則又當借溝洫之  
修爲一時網羅之計晨星布列自可計功于  
目前且所以爲井爲品字溝之制亦不必合  
東西南北四面之爲備惟取其要害一面爲  
虜所必經之地督令合力以舉之又多設疑  
竅以伺之由一堡達各堡由一里達各里莫  
不皆然則一面可兼三面之利一工可兼四  
人之工其力旣甚省况今遼左諸色人等業

經督撫題奉

欽依欽以欽賜欽除之榮令其與父母妻子各相  
保守不得出疆矣彼人人以保身家父母妻  
子爲急凡各將領衛所世業之家又靡不皇  
皇焉欲求爲撫順之續一因其勢導之所以  
各屯其屯自爲保伍計自有爭先效力不日  
成之又何俟旬月而報可哉故曰今時則易  
然也柰何始終置之不講也說者又謂今奴  
酋已出塞外經略按臣俱集遼陽所爲夾攻

策應計無所不周潘陽開鐵之間一時可保  
無恙似可無庸此賊過嚴創爲不知狡幻異  
常之慮我安能必其不來惟我有以預遏其  
來陰窺其謀斯爲善策耳又焉知狡虜不乘  
我威武振揚之日佯爲退遁俟我師老財匱  
之後不突然大舉以逞乎此屯田之說爲今  
日所當亟講而溝洫之政尤爲薊遼當事者  
所當亟圖也是非職之臆說也嘗考我  
國朝邊道官制九邊地方如宣府如榆林如寧

夏甘州肅州陽和各止設屯田帶道官一員  
固原大同止二員惟獨遼東四道一寺並令  
奉

勅兼管屯田事

祖宗良有深意臣子安可不知職之所以惓惓以  
屯政爲遼左謀者職此故今何等危急時也  
各道臣可復泄泄不亟圖及此乎是在本兵  
經略獨加之意耳抑猶有說焉語曰師克在  
和又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完事也職歷

見邊疆失事非由將領相忌不和莫肯救援  
之所致乎合無申飭諸將領當此分布要害  
之時務篤同舟共濟之義益奮餐胡飲血之  
忠母分人我見母分南北兵合十萬人心爲  
一心誓必滅此而後朝食將見邊備旣修兵  
勢日盛國威四震虜心必寒而于此時多設  
間諜大懸賞格其奴酋親戚及所部屬有能  
乘機抵隙誅斬酋首以獻者卽封以本州都  
督賞以十萬金子以百里地子孫世守其有

累年邊境小民迫于饑寒逃亾在虜及新舊  
爲虜擄掠者奚啻數萬寧無故土之思宜招  
使之歸分田耕作不徵收租稅併復其家其  
有能合謀內應協力同功者仍賞以萬金世  
封其家而又護持北關等夷以爲遼左扞蔽  
使酋不得乘勢長驅厚撫北虜宰賽等以爲  
北關救援使酋不得斬關狂逞凡此皆遠固  
藩籬以爲自固之謀也當今廟堂之上雖曰  
徵兵而四方之兵未聞畢集雖曰議餉而王

居未蒙盡渙則不免于道傍作舍之譏而欲  
責巧婦無米之炊抑又難矣職目擊時艱誼  
難容默向屯田疏頗蒙部覆採納而未見施  
行是以敢竟其說

○提督四夷館大常寺少卿胡來朝題爲目擊時  
艱敬陳末議以備採擇以疏壅滯事臣行能  
無足比數往歲典選無功自甘廢棄乃荷  
聖明復起今官跼蹐高厚之恩莫知所報初入國  
門見夷氛未靖妖星吐芒廷臣各矢忠謨



聖主默有成算臣何敢復有陳說惟是一二要務  
在今日雖不及圖而後日似不可已者懇望  
皇上試垂聽焉

一曰議復種馬以備不虞舊制北直河南山東  
俱有種馬總計十二萬匹而以屯田御史領  
之無事以圖孳息有事以便征調

祖制良有深意至萬曆九年奉

旨變賣而以價貯之罔寺抵今馬圉一空而銀亦  
歸之烏有今歲遼左之役有兵缺馬招買無

門向使種馬尚存則雲錦千羣一呼可至何  
至促襟露肘若此乎查馬頭名色尚存簿籍  
惟將各州縣解京草料銀兩酌議存留陸續  
買補如不足用聽各州縣多方申處約于三  
四年間足舊額而止至于點驗印烙屯院自  
有成規不必更議然復馬非獨便征調也北  
直山東等處歲歲有俵馬之役民間幫貼道  
路使費一不中式蕩產破家誠復種馬如臣  
縣原養四百五十匹則餘縣可知矣四五百

匹之中一年豈無三四十匹孳息乎擇其駒  
之壯大者卽充俵解又以額外餘馬變價貯  
庫充在官俵解之資何爲不可且俵馬一匹  
價銀三十兩每縣春秋兩季止以二十匹論  
當派銀六百兩如于種馬中取辦可少派六  
百兩况大州縣額數又不止此乎總之歲省  
馬價可一二十萬而民間私費所省或亦稱  
是臣謂種馬之當復者此也

二曰更調京兵以習戰陣京兵團營十二夙號

一  
貍貅後漸消耗柔脆無裨實用土木之變先  
臣于謙曾挑爲三大營今又不堪用矣一日  
有警不免調取邊鎮夫等人耳邊兵豈生而  
勇膽哉祇以日習戰鬪之場而耳目熟也臣  
之愚計欲每歲互相更調如今延綏三千兵  
入衛卽將京兵三千出守宣大待秋防事竣  
京兵回京鎮兵還鎮推之各鎮莫不皆然如  
此則耳目旣熟膽氣自壯不過數年羽林介  
冑悉爲勁兵不必調取邊鎮矣臣謂京兵之

匹之中一年豈無三四十匹孳息乎擇其駒之壯大者卽充俵解又以額外餘馬變價貯庫充在官俵解之資何爲不可且俵馬一匹價銀三十兩每縣春秋兩季止以二十匹論當派銀六百兩如于種馬中取辦可少派六百兩况大州縣額數又不止此乎總之歲省馬價可一二十萬而民間私費所省或亦稱是臣謂種馬之當復者此也

二曰更調京兵以習戰陣京兵團營十二夙號

貔貅後漸消耗柔脆無裨實用土木之變先  
臣于謙曾挑爲三大營今又不堪用矣一旦  
有警不免調取邊鎮夫等人耳邊兵豈生而  
勇膽哉祇以日習戰鬪之場而耳目熟也臣  
之愚計欲每歲互相更調如今延綏三千兵  
入衛卽將京兵三千出守宣大待秋防事竣  
京兵回京鎮兵還鎮推之各鎮莫不皆然如  
此則耳目旣熟膽氣自壯不過數年羽林介  
冑悉爲勁兵不必調取邊鎮矣臣謂京兵之

當更調者此也見今遼左用兵結局無日蓄  
艾之計似非緩圖此臣所以越俎而有言也  
然不過些須補葺之術非朝廷本原之地邇  
年用人行政之事宰執以至臺省舌焦穎禿  
不能得之

皇上况以臣之么麼然舍此兩端終無術以收拾  
人心挽回天變臣在田間見遼餉缺乏

皇上發帑金十萬羣臣見少之心屢請不報計臣  
計無所出將二百萬餉加派民間私計奉

書通研書 卷之十三 三四  
旨加派者可見之數耳其中里書之暗增官吏之  
侵沒或不止于強半也

皇上何惜滄海之涓滴不以省閭閻數百萬之擾  
乎唐憲宗魏博之賞慨然發五百萬餉曰朕  
蓄聚貨財正欲爲平定四方耳今

皇上府庫充盈正當爲剪除禍亂之用不謂酷守  
阿堵出憲宗下也三事九列朝廷之股肱候  
命科道朝廷之目耳此皆必不可廢之官夫  
豈有終不予之理而乃遲回恹惜將樹德乎



將廢事乎至于劉光復以高聲取罪幽繫有  
年聞其在獄焚祝

皇上深自怨悔儻

皇上聞此苦情亦必愀然動念昔蘇軾繫獄省躬  
罪已之詞見于吟咏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  
臣愚聞自亾身神宗聞而釋之今

皇上憐才好生無物不被不謂久錮愚直之臣乃  
出神宗下也臣通籍二十餘年實計立朝止  
有二載伏處山林之日長是以通達國體之

見短儻封菲可採將種馬京兵未議

勅下該部酌議而並將用人行政要務翻然舉行  
天下一朝而太平矣奚妖星夷變之足云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河西兵力單微西虜乘  
機蠢動議留續調兵馬暫駐河西訓練仍移  
將臣出關以資彈壓以重封疆事職欽奉

勅書有云今特命爾訓練兵馬防禦虜寇一應邊  
務與總兵官議計停當而行查照近題防勦  
奴酋事理與經略協心共濟與原管備虜事

務無妨欽此職奉

命遣發罔敢寧處于十月二十九日受事業拜疏  
奏聞矣次寧遠准總督薊遼汪可受咨稱西  
虜王子委正台吉罕卜失台吉卜彥台吉要  
在遼東高臺堡講添賞物如高臺堡不允衆  
王子要于十月二十前後帶領各家達子犯  
搶薊遼地方等因又據中後所署遊擊事都  
司僉書楊應乾稟送已欵夷酋狹暈太夷稟  
一紙內云有賞夷酋量加賞物無賞夷酋二

百餘名未款夷酋十數餘名并台吉部落寧  
前地方准給銀一千五百兩事有主靠今秋  
打獵之時等待上邊台吉到來帶領諸酋親  
赴關口下打獵講賞預先差夷龔學文夜不  
收恰大同喇麻架等稟報兵行臨關難以收  
回等語本月初二日早西來炮聲不絕忽報  
達賊五百餘騎犯槍小團山地方當卽傳令  
叅將倪承勛與總兵李光榮內丁千總吳登  
雲帶領兵馬奮勇前去撲殺賊遂出境去訖

夫西虜三十六營未款者都令兀魯老斡兀魯伯戶惡吉兔台吉伯牙兒長亥六營耳內狹暈大雖款每勾連西虜自張聲勢意欲節制諸酋除講賞一節已經牌行寧前道閭鳴泰行該路將領等官多方講折毋輕許以損威毋拒執以挑釁去後竊思西虜之所以敢于挾賞且方在講折而輒敢于內犯者無非見河西六營兵馬精銳者盡挑選赴遼陽此處所留者不過疲卒羸馬不堪衝鋒者耳若

不急爲防禦不但河西震動將山海關以內  
詎得安枕卧乎職查得先調西兵一千二百  
名已近關門續調西兵二萬漸次將到欲令  
盡赴遼陽恐地方軍馬叢遯難以容受不但  
糧草騰貴亦且訓練不便不若散布近地就  
便訓練不悞調發之爲得也俟至日謹會同  
總督經略巡按諸臣酌量分布無容竇奏惟  
是總兵原駐廣寧今李如栢移之瀋陽矣副  
總兵今加總兵李光榮原駐前屯衛今移駐

廣寧矣河西卽有兵無將誰與統理職前至  
山海關督臣汪可受語職云柴總兵雖奉新  
旨留駐山海關然無一兵統領徒爲虛設職曰移  
之河西地方暫統新到西兵一則拱護山海  
一則彈壓西虜一則趁此地糧草稍賤及時  
訓練聞調卽行不悞征勦督臣深以爲然又  
曰但新奉

旨且恐與關按二臣相戾督臣曰山海關與遼爲  
隣非與虜爲隣遼安則山海關自安臣心甚

書通考卷之十三  
三  
遼之及閱邸報見戶部覆順天撫臣劉曰梧  
疏內有云今日之加派所重在京國不在邊  
陲也今日之加派必不可減所急在邊陲所  
以急正在畿輔也臣因嘆服督臣之言鑿鑿  
可行不煩再計矣伏乞

皇上念危遼爲山海門戶固遼正所以固山海急  
勅兵部將柴國柱移駐廣寧李光榮仍回前屯衛  
續到西兵二萬一千二百名分隸二臣訓練  
酌量衝緩分布河西一帶地方如大勦有期



聽經略檄到卽行如西虜蠢動卽便領兵堵殺不但河西一帶無杌捏之虞卽山海以內有磐石之安矣職所以恪奉

勅書與經略協心共濟者此也職所以與關按二臣不相戾而相成者亦此也再照職本書生未諳軍旅出關以來晝夜焦勞不遑食寢延問軍民莫不以河西孤危爲憂職故不敢不以上聞誠恐該部狃于成議不肯具覆如職前疏添設標兵暫動新餉待事寧另有區處

而部覆欲動舊餉夫舊餉每軍四錢新軍每月二兩五舊方得一新卽舊兵缺額剩有餘糧能召新軍幾何是爲掣肘之時非所望于當事者臣也統惟

聖明裁察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狡夷殺擄屯民職官隱匿塘報謹據實查叅懇乞

乾斷亟正軍法以懲欺弊以謝殘黎事臣惟遼自奴酋發難侵陷我名城殺掠我生齒復稔惡

不悛藉口沿寨設防其實乘機內犯我師當  
與建賊對壘之秋卽隄防極密猶懼狡謀不  
測卽哨探極早尚恐防備不及柰何有負任  
衝邊玩愒失事仍敢欺隱殺擄情形而巧飾  
蒙蔽如瀋陽遊擊楊于涓署撫順原任遊擊  
胡威寧其人者謹據實爲我

皇上直數其罪狀可乎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臣自  
瀋陽北巡忽于本日午時據瀋陽遊擊楊于  
涓差頭次夜不收口報東夷不知其數背白

標從會安堡飛馳登山奔進隨據二次夜役  
口報達賊已至鑱刀灣等情隨傳遼鎮總兵  
戴罪李如栢遼陽副將賀世賢援遼總兵杜  
松遊擊楊欽各統兵迎敵去後隨據原任遊  
擊胡威寧差夜役口報賊衆見各兵往北拒  
敵徑從撫順關直奔瀋陽等情臣慮瀋城空  
虛亟督同援遼保定總兵王宣標下車營都  
司李希泌列營城外又差夜役會請經略督  
同發山西兵馬五千刻期北援臣登城分派

衛官二十四員躬同壯士按堞拒守本日申  
時據遊擊楊于渭差夜役鄧隊口報達賊從  
撫順關入境至會安堡黃歹屯止燒燬無人  
住居屯房出境去訖臣疑賊分兵犯搶勢不  
止燒燬空房且前後所報公詞不同必有隱  
匿殺擄情弊隨牌行分守道閻鳴泰查勘以  
憑具題去後續于十月初二日據胡威寧呈  
稱前賊至黃歹畢興等屯止燒燬空草房二  
十餘間擄去門葉二扇擄去軍夜十名遙見

我兵雲集當于本日午時分出境去訖委無  
殺擄人畜等情又據楊于渭呈稱達賊是日  
入犯止擄去哨夜二名官馬三匹又據鐵嶺  
遊擊鄭國良稟據懿路備禦左輔呈稱九月  
二十五日寅時分達賊從撫順所會安堡地  
方進犯徑至石背山屯燒燬住民周英等草  
房十餘間亦無擄掠人畜等情迨至十月十  
六日據胡威寧楊于渭稟據撥夜朴志祥等  
哨至撫順關口外看見殺死男子約有三百

餘人俱各斷頭兩離等情各呈報到臣臣據前後所報情節互異不勝駭疑復牌行叅議閻鳴泰查照先今事理并查楊于渭等所報殺死三百餘人果係二十五日擄掠是否止于此數據實回報以憑立等具題又委同知通判等官沿屯查訪隨該各官開稱東夷于九月二十五日五更以二千餘騎由撫順關進邊二十餘里搶至會安堡等處地方擄去男婦約一千餘名口牛馬牲畜約二百餘隻

匹燒燬房屋約有百餘間至本日午時由舊道出擄老弱剝去衣服殺死三百餘人婦女牲畜趕去內除石背山等三屯係懿路備禦左輔地方遊擊鄭國良設防信地餘畢興等屯係撫順胡威寧署管地方遊擊楊于渭應援信地此據各官開報各屯殺擄人畜之大概也臣又恐不的復會經略公委遼陽理刑推官鄭之范親詣逐屯嚴查并復行開原道查勘撫順墻下殺死男子三百餘人果否係



前月賊夷擄掠所殺及石背山等屯被擄人畜果有若干分別某將領所轄因何不行設備收斂的係何官隱匿不行開報逐一查明呈報去後今據推官鄭之范揭稱卑職遵依親到會安堡挨屯細勘查得奴酋約有千餘騎委于九月二十五日不知時分由撫順關口古路臺空并會安堡東二衝等處進入沿邊分投擄掠平明時分至西北懿路所轄石背山止西南至黃歹屯止俱未深入約順長

五十餘里除零星散屯及近關處所未及親到質驗者俱不敢開載外今將親勘會安所轄畢興黃友等屯遺存居民張尚仁韓瞎子等供報被擄男婦共二百二十一名口牛馬驢共六十九匹頭隻燒燬草房二百八十一間只因本日按院巡歷瀋陽操練主客官兵以故石背山住民趨避堡內牆上聲說大兵將到奴賊聞說驚怕止將該屯堡外大小草房燒燬一百二十九間辰刻仍由原路出境

比時卽將搶掠各屯老幼男婦帶至關口先  
有奴賊頭目帶領達賊千餘墻下立營策應  
間除擄過男子八名婦女五十餘口及牲畜  
等項出墻外其餘大小男婦有三百隨行斫  
殺審據逃回在官排查屯住民秦三供証及  
差快手宋喬并奇兵營把總傅進國等同至  
關口看屍委係男婦相兼身軀大小不同仍  
取獲死屍頭上爛網巾二項見証又據訪問  
瀋陽楊遊擊要將死屍假捏作回鄉抵飾干

十三日具稟復于十四日差號頭軍劉得水  
潛去關口將死屍頭髮亂行割去及斫斷脚  
筋等情有賊軍邢得高親口供証等情到道  
據此該本道看得奴酋自清河得志之後聲  
言入犯瀋陽非一日矣兼之九月初四日我  
兵有七十六級之捷蓄忿愈深亦逆知其必  
有今日久矣聞九月二十五日之犯也奴以  
大兵扎營于關上以數百騎偵探于關下此  
其志豈在小幸是日正值本院自瀋陽北巡

親督兵將指授方略繼又登城列守躬爲防禦賊遂聞風遠遁莫敢深入止于擄掠屯寨焚燒草房釋恨而歸自非按臨則瀋陽之爲瀋陽幾不可知矣唯是賊騎千餘殘虐屯寨已經數處自寅而入及巳而出巳經逾時該地偵探何人防守何將曾不聞一矢相加遺則玩寇踈防如瀋陽遊擊楊于渭者罪可勝誅哉除風聞互異茫然無確証者不敢擅開外今據鄭推官足力所到班班可數乃本官

當日不卽報聞及本道節承憲牌百方嚴查而本官明肆欺隱閉匿愈工不曰三百人數想是前擄掠之人不服夷心拿至關上殺之以威衆則曰並不係本年九月二十五日達賊入犯會安等堡殺死者移檄數次堅執如初且密令人剪其髮割其脚根示若回鄉以掩其迹而撫順遊擊胡威寧同聲附和一則曰查無擄掠再則曰並無擄掠卽奉憲令索取甘結而兩弁亦公然敢具恬然若無事者

殊不知被擄逃回則秦三之眼見可據割劬  
斷髮則邢得高之口供可憑忍戮旣死之屍  
慘甚于虜甘匿已露之罪膽大于身不謂法  
令著明之日有罔上殘下瞞心害理如此弁  
之甚者也聞之髮指言之齒碎向非本院親  
行採訪委官嚴查逐屯盤詰幾何不爲此弁  
所愚耶所當重加議處以爲邊將欺隱之戒  
者也至于撫順帶事遊擊胡威寧步卒三百  
僻守孤屯始旣失于偵探旣又涉于扶同背

公睚黨欺隱則一所當併行議處等情各呈  
報到臣據此該臣叅照得瀋陽遊擊楊于涓  
署撫順遊擊胡威寧久駐衝邊慣行蒙蔽當  
狡夷分訐之日而守備不嚴值我師漸集之  
時而哨探不早夫賊以二千餘騎于九月二  
十五日寅時進槍巳時出境迨至午時而報  
方至向使哨探得早賊豈能突然深入及賊  
擄掠慘殺方且百計掩覆諱言三百餘人駢  
遭顛越詭稱奴寨追殺回鄉以滅衆口信如



于渭等詭譎欺隱真堯代之共工春秋之正  
卯在王法所不容當盛世所必誅者也鄭國  
良左輔槩被擄掠而開報未一俟臣勘確另  
行議處又照鎮道諸臣俱有封疆之任者也  
惟是總兵李如栢杜松協遊賀世賢楊欽提  
兵振旅全憑偵探遲速乃于渭等弁髦法紀  
不亟塘報迨各將聞槍奮追而虜衆隨遁不  
致進瀋陽實藉衆力與叅議閻鳴泰時方賴  
以撐持艱危彈壓將領覺察旣嚴槩從免議

善通石書 卷之十三 四十一  
臣非不知邊庭用人之際而於于渭等四弁  
過爲吹求獨念朝廷竭天下之兵餉供一線  
之危疆冀保此半壁土地以固吾圉又冀存  
活此殘喘生靈以守此區宇乃二十之屯寨  
不幸而被擄掠數百之生齒又被慘殺此而  
不一痛懲遼之爲遼將有不可救藥者矣故  
寧以官狗法不忍屈法以狗官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楊于  
渭等四員分別勘懲鎮道等臣姑從免議庶

將領知憚而危疆有裨矣

○遼東經略楊鎬題爲狡賊劫掠有據將官欺匿  
難原乞

賜勘明正法以重邊防事本年十月初九日據  
分守道右叅政閻鳴泰呈稱蒙監軍巡按陳  
王庭屢次憲牌及臣經略軍門屢次憲牌各  
爲嚴查邊情事轉行遼陽推官鄭之范遵依  
親詣會安堡挨屯細勘欺隱等情到臣謹會  
同薊遼總督汪可受看得奴酋犯順逆天向

止惟憑兇狠近復多逞狡謀如賄結虎慙以  
入犯兩河如授謀卜酋以投降鐵嶺或欲巧  
構大將以相傾或欲潛遣奸人而行刺或不  
時殺戮已擄之回鄉以立威或不時遣人投  
書于各衙門以行間見于朝鮮之所歷報及  
新入回鄉紀元等人人之所口供者皆李永  
芳佟養性等之所朝夕主使不減漢世中行  
說之在匈奴及我先朝趙全之在俺答也臣  
等于大將之已到信地者無日不加申飭臣

曾于九月十八日爲緊要軍務事馬上行文  
遼陽開原二道及遼陽瀋陽開鐵各總兵云  
探得奴酋決以二十二至二十五六日內入  
犯各須晝夜加防如有疎虞卽係各總兵官  
之罪又加以手書諄諄各取有遵依在卷按  
臣亦先于九月十五日爲此巡歷瀋陽督查  
邊備乃二十五日果有會安之賊矣按臣聞  
報一面傳杜松等統兵追勦一面向遼陽催  
調援兵一面親自登城督率軍民擺守及各

將至邊而虜已遁出蓋知按臣行邊兵將俱  
集故寅刻潛進逾時退歸而尚擄掠屯民以  
二百餘名口計牲畜以六十計向非按臣之  
在瀋陽安知賊不直抵城下又哨探的確走  
報無誤安知兵將不以按臣監督成功而楊  
于渭顧哨備不嚴致有踈失既已無所逃罪  
又且欺隱不以實聞罪愈難容迨乃至遣人  
出邊將賊之所掠者殺者爲之割髮斷筋以  
實其捏報賊殺回鄉之言及今行查而尚敢

公然出甘結以相誑使非按臣往來採訪檄  
行推官親自查勘一一開其擄掠主名于渭  
將猶以風聞無證爭辨不服何以得其欺隱  
之實哉于渭之罪難容緩誅宜卽從事以  
尚方之劔方足以儆惕羣情但非臨陣對敵之  
時不敢不先奏聞待

命以守尊君之體于渭若以胡威寧可以分罪威  
寧署事甫一月又以二三百之兵寓駐荒村  
所守撫順者空名耳較于渭亦當有間若謂

鐵嶺地方亦曾被擄查鐵嶺冤頭河韓高麗  
屯張總兵樓三處俱無殺掠止石牌山燒燬  
空房其情罪又不若于渭之甚于渭卽百口  
何以自解乎臣恐于渭自知罪在不宥迫近  
賊巢或蒙不肖之心若佟養性等所爲不可  
不預爲之防者已經綁拿監候仍聽

旨行按臣審實卽便正法其員缺時刻難緩查有  
東昌堡備禦栢世爵資俸薦次年力才勇堪  
可陞補一面檄行署事至于鎮臣已各派有



信地此後如有疎虞者仍首加罪責庶人心  
知儆邊防有賴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餉時刻難緩孤臣老  
病莫支懇乞

聖明速點督餉右侍郎并本部左侍郎以專責成  
以共濟安攘事頃奴酋發難其屠戮擄掠極  
酷極慘之狀該總督及撫按已臚列

御前我

皇上赫然震怒計殲此酋遂下一經略矣補一遼

皇上撫矣又起廢將數人調援兵數處矣第兵多  
則芻糧之需費必奢費廣則支用之補湊難  
調是以新撫臣周永春條奏議用督餉大臣  
以綱紀其事而銓部業將原推本部右侍郎  
李起元改推左侍郎卽以山東巡撫李長庚  
推本部右侍郎總理兵餉覆疏上請此非額  
外多設以虛糜廩祿也亦非有特恩異數以  
驟破成例也不過以累年不補之銜濟一朝  
燃眉之急且以本部應有之官總本部出納

之務蓋加事而不加官裕邊勦虜計無有便  
于此者乃

天聽日高愆而不發銓臣請不報經略促不報

聖意淵微莫可測識得無謂遼事尚可爲民力猶  
可支而督餉大臣爲可有可無之官耶臣部  
未有遼事之先省直災逋甚多九邊索餉甚  
急業已力窮技竭靡可撐持至貽憂宵旰降  
旨措處及茲奴酋猖獗愈徬徨莫知所出蒙  
聖旨發帑金十萬前後奉

旨那借部寺等衙門二百二十餘萬其外解以減  
扣至者僅零星二三萬兩以摻括至者僅北  
直隸河南山東十數萬兩通計勦虜新餉約  
二百三十萬有零今大兵漸次集遼前銀陸  
續支發一百九十餘萬止有四五十萬尚未  
發耳而索新補舊之文復傳于宣府買馬造  
械之用又請于遼東千孔百出作何支應縱  
臣部疏復加派三百餘萬計此時各省直尚  
在酌推未便卽徵也縱臣部有預解庫貯另

行徵補之文未便果至也總至已發之餉按時支銷若漸付于東流臣一身安能權其緩急而次第其關領新派之銀卜日徵解尚引盼于西江臣一身安能覈其遲速而分別其勸懲况臣今日移一文曰督新餉明日移一文曰督舊餉督之者亦混則當之者愈亂有督餉臣而後彼此不錯貸視聽可改觀也各省今日接一檄曰戶部正堂催明日接一檄曰戶部正堂催催之者愈煩則應之者彌厭

有督餉臣而後法令得專屬玩愒可立振也  
且本色折色豈必堅一定之畫督餉者自別  
有劑量海運陸運豈其無乘便之規督餉者  
或另有運籌向來臣以獨力強支九載精神  
久已困憊而耄且及之而病且侵之此卽居  
恒無事猶懼上負委任下誤封疆矧茲蠢爾  
爲仇近域多事之時乎切思虜酋非小弱也  
其暫伏山寨未嘗須臾忘中國也我繕城守  
彼議修坑塹我比什伍彼亦練卒乘我議勦

殺被亦嚴堵截我集精悍彼亦連黨類其乘  
人不意矚人不測豕突蜂舉之狡謀如曩者  
撫順清河之役更有出往日邊患所未有竊  
恐卽以十萬飽騰之衆與向聞六七萬健兒  
角勝負一彼一此尚未可知而况此十萬軍  
士月費金饟不下二十萬儻臣一已之精力  
一有不到遼餉之支用一有不接不惟無以  
犁虜庭奏凱旋以紓

皇上東顧之憂而内外交鬪臣政慮禍且滋大耳

皇 上 若究而論之諸夷之睥睨雖潛西虜之蠢動  
已報遼左之選調漸集各鎮之減弱可虞臣  
每興言及此深爲寒心難拭墮淚則

欽點督餉大臣且得一日緩乎誠一點用令與經  
略撫按等衙門互爲表裏則人抱一奇各抒  
所見其于進勦機宜實藉夾持蓋不止僅糧  
餉之調度而已也伏祈

皇上深爲社稷計將李長庚立賜點用俾之總督  
遼餉精心料理則事有專責必獲殊效留臣



老病餘息以勉催九邊舊額年例銀兩仍并  
點本部左侍郎李起元以資協贊庶羣策畢  
舉百務改觀將建酋之頸計日可繫而狼烟  
之警指日可消矣

籌遼碩畫卷之十三終